



語孟字義



服部文庫  
117  
251





語孟字義目錄

○卷之上

天道 九七條

道 九五條

德 九四條

心 九四條

四端之心 九二條

才 一條

意 九二條

○卷之下

天命 九十條

理 九五條

仁義禮智 九十四條

性 九五條

情 九三條

志 九二條

良知良能 九二條





忠信 九五條

誠 九四條

和直 一條

權 九四條

君子小人 九三條

鬼神 附卜筮 九四條

書 九三條

春秋 九二條

忠恕 九五條

敬 九二條

學 九四條

聖賢 一條

王霸 九三條

詩 九三條

易 九三條

總論四經 九上條

附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附 論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

目錄畢

語孟字義卷之上



予嘗教學者以熟讀精思語孟二書使聖人  
之意思語脉能瞭然于心目間焉則非惟能  
識孔孟之意味血脉又能理會其字義而不  
至于大謬焉夫字義之於學問固小矣然而  
一失其義則為害不細只當一一本之於語  
孟能合其意思語脉而後方可不可妄意遷  
就以雜己之私見所謂方枘圓鑿北轅適越  
者固不虛矣故著語孟字義一篇以附諸二  
書古義之後其詳有古義在今茲不贅天和



三年歲在癸亥五月洛陽伊藤維楨謹識

天道 九七條

道猶路也人之所以往來通行也故凡物之所以通行者皆名之曰道其謂之天道者以一陰一陽往來不已故名之曰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各加一字於陰陽字上者蓋所以形容夫一陰而一陽一陽而又一陰往來消長運而不已之意也蓋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或為陰或為陽兩者只管盈虛消長往來感應於兩間未嘗止息此即是天道之全體自然之氣機萬化從此而出品彙由

此而生聖人之所以論天者至此而極矣可知自此以上更無道理更無去處考亭以謂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是道非也陰陽固非道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便是道考亭本以太極為極至而以一陰一陽為太極之動靜所以與繫辭之旨相盤太甚也

天道有流行有對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以流行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以對待言其實一也流行者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謂對待者自天地日月山川水火以至於晝夜之明闇寒暑之往來



皆無不有對是爲對待然對待者自在流行之中  
非流行之外又有對待也

何以謂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耶此不可以空言曉  
請以譬喻明之今若以版六片相合作匣密以蓋  
如其上則自有氣盈于其內有氣盈于其內則自  
生自醱既生自醱則又自生蛙蟬此自然之理也  
蓋天地一太匣也陰陽匣中之氣也萬物自醱蛙  
蟬也是氣也無所從而生亦無所從而來有匣則  
有氣無匣則無氣故知天地之間只是此一元氣  
而已矣可見非有理而後生斯氣所謂理者反是

氣中之條理而已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  
陽而再求夫所以爲陰陽之本焉則不能不及歸  
之於理此常識之所以必至於此不能不生意見  
而宋儒之所以有無極太極之論也苟以前譬喻  
見之則其理彰然明甚矣大凡宋儒所謂有理而  
後有氣及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等說皆  
臆度之見而盡蛇添足頭上安頭非實見得者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言生今不已即天地之道也  
故天地之道有生而無故有聚而無散故即生之  
終散即聚之盡天地之道一於生故也父母身雖



沒然其精神則傳之子孫子孫又傳之其子孫生生不斷至于無窮則謂之不死而可萬物皆然豈非天地之道有生而無死耶故謂生者必死聚者必散則可謂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則不可生與死對故也

或以爲自天地既闢之後觀之固一元氣而已若自天地未闢之前觀之只是理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適聖人未說到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上面焉耳曰此想像之見耳矣夫天地之前天地之始誰見而誰傳之邪若世有人生於天地未闢之前得壽

數百億萬歲目擊親視傳之後人互相傳誦以到于今則誠真矣然而世無生於天地未闢之前之人又無得壽數百億萬歲之人則大凡語言天地開闢之說者皆不經之甚也所謂清者外爲天濁者降爲地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及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等說皆漢儒以來徂聞戰國雜家識緯諸書迂怪不經之說說互相附會耳均之佛氏所謂無始老氏所謂無極之前亦皆妄誕而已矣夫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知六合之無窮則知古今之無窮今日之天



地即萬古之天地萬古之天地即今日之天地何  
有始終何有開闢此論可以破千古之惑但可與  
達者道不可與廢人道或謂既不可謂天地有始  
終開闢焉則又不可謂無始終開闢曰既不可謂  
天地有始終開闢則固不可謂無始終開闢然於  
其窮際則雖聖人不能知之況學者乎故存而不  
議之爲妙矣

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謂天道其義甚明矣子貢何  
以謂不可得而聞乎蓋於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  
理學者或可得而聞也至於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之理則非聰明正直仁孰智至者則不能識之  
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書曰惟天參親克敬  
惟親又曰天道福善殃惡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之意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亦是也是子貢所謂不可得而  
聞也者蓋若此夫善者天之道故易曰元者善之  
長也蓋天地之間四方上下渾々淪々充塞通徹  
無內無外莫非斯善故善則順惡則逆苟以不善  
在於天地之間者猶以山草植之于水澤之中以  
冰炭留之于山岡之上則不能一日得遂其性也



必矣夫人不能一日有以不善直天地之間亦  
猶如是故善之至無往而不善惡之極亦無往而  
不惡善之又善天下之善聚之其福不可量焉惡  
之又惡天下之惡歸之其禍不可測焉天道之可  
畏可慎如此而所謂善者豈有形狀之可言乎孔  
子曰人之生也直固之生也幸而免善者非他即  
直而已蓋直則善不直則惡非有二也宋儒謂天  
專言則謂之理又曰天即理也其說落乎還無而  
非聖人所以論天道之本肯蓋以有心是夫則流  
于無異若漢儒災異之學是也以無心見天則陷  
脩省以直道自盡無有一毫邪曲而後自識之  
非可言語喻也

或曰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理或可得而知焉至於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理則不可得而聞也一天  
道而有此二端者何哉曰非有二端一陰一陽往  
來不已者以流行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以主  
宰言流行猶人之有動作威儀主宰猶人之有心  
思智慮其實一理也然論天道之所以為大道則  
專以主宰而言書經易象孔子所謂天道者是也



故中庸引維天之命之詩而釋之曰蓋曰天之所  
以爲天也可見雖若有二端然至論天道之所以  
爲天道則專在於主宰也夫易之爲道陽爲善爲  
淑爲君子陰爲惡爲慝爲小人君子觀陰陽消長  
之變以審進退存亡之理則得合於天心倘否則  
不免逆于天心即天之所以爲主宰者亦可從而  
知矣雖若有二端其實一理也

天命 九十條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  
天合二字正訓也學者當以孟子之語爲準而理

會經書所說天命二字之義自字至於失聖人  
之旨之遠矣蓋天者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  
能爲也命者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天猶君主命猶其命令天者命之所由出命者天  
之所出故命比於天稍輕故孟子以舜之相堯禹  
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遠暨堯舜之子皆不  
肖推歸之於天以其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  
能爲也夫子以伯牛之疾爲命蓋人之疾也多皆  
己之所自致唯若伯牛之疾非其不能謹疾而有  
以致之故曰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及



也此孟子之成說當謹守之不可得用後世紛  
之說

經書所連用天命二字有以天與命並言者有以天  
之所命言者其以天與命並言之命即性命之命  
意董若所謂五十知天命及必生有命孟子曰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之類是也其以天之所命言者  
即與字之意猶孟子所謂此天之所予我者之予  
字意輕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猶曰天與之  
謂性若以此命字作性命之命者則意義不通蓋  
文字本有實字有虛字性命之命是實字天之所

命之命是虛字先儒謬以虛字作實字看故有理  
命氣命之別又有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之說皆不  
知中庸之命字本虛字非實字故也夫一命而立  
二義甚無謂况以虛字為實字其誤大矣所謂求  
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也

孔氏疏曰命猶令也令者即使令教令之意蓋吉凶  
禍福貧富夭壽皆天之所命而非人力之所能及  
故謂之命也何謂天之所命以其非人力之所致  
而自至故總歸之于天而又謂之命蓋以天道至  
誠不<sub>レ</sub><sub>レ</sub><sub>レ</sub>一毫偽妄也



凡聖人所謂命云者皆就吉凶禍福歟生存以相形  
上立言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或歟或生或存或  
亡其所遇之幸不幸皆自然而至無可奈之何故  
謂之命既謂之命則有不可不順受之之意又有  
既定而不可逃之意故曰畏天命亦曰慎天命蓋  
爲此也但盡其道而後至者是命倘一毫有所不  
自盡焉則人爲爾不可謂之命也

晦庵大極圖解云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蓋依周頌維天之命之詩而言之程子亦曰天道  
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皆指一陰一陽往來

不已者而言尤非也所謂命者乃謂上天監臨人  
之善惡淑慝而降之吉凶禍福詩曰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其意蓋謂天命文王王斯大邦延及子孫  
永篤保之故其下繼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可  
見詩意總言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之意本無陰陽  
流行之意大甚分曉

聖人既曰天道又曰天命所指各殊學者當就其言  
各理會聖人立言之本旨蓋一陰一陽往來不已  
之謂大道吉凶禍福不招自至之謂命理自分曉



宋儒不察混而一之<sub>ミ</sub>蓋于聖經特甚矣陳北溪字  
義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  
說出於考亭杜撰特甚觀其所謂理之命者即聖  
人所謂天道者而獨於聖人所謂命者推爲氣之  
命故天道天命混而爲一而聖人所謂命者反爲  
命之偏者可乎聖人既曰天道又曰天命則可知  
天道與天命自有別北溪又謂有理之命又有氣  
之命而氣之命中又有兩般嗚呼聖人之言奚支  
離多端使人難曉若此邪

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本非有聲

色臭味之可言蓋無一毫之不實無一毫之不盡  
處之泰然履之坦然不貳不惑當謂之安當謂之  
知孔子曰丘之禱也久矣亦此意不可以見聞之  
知而言伊川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看命  
字甚淺所謂知命云者處乎外生存亡窮通榮辱  
之際泰然坦然烟銷冰釋無一毫動心處而謂之  
知命也知有命而信之是不待君子而後知之也  
考亭又以謂聖人不消言命只爲中人以下說非也  
孔子說命處甚多豈皆爲中人以下說之乎孟子  
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是無義無命也何以爲孔子孔子亦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也孟子以此論孔子孔子以此論君子  
皆非爲中人以下說其他聖賢自言命者不可枚  
舉宋儒皆委曲遷就不知其說之有所不通語曰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庸曰遷世不見知  
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是知命之境界蓋學問之極  
功君子之本分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謂聖人  
不消言命者實非聖人之旨

論語集註引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  
命不足道也其意以爲學問當言義而命不足道

此不深考耳蓋有當言義處有當言命處何者出  
處進退在於已言義可矣若夫國之存亡道之興  
廢專繫於天雖聖人亦不得如已之所欲故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曰孔  
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聖人亦固言命也故或可言  
義或可言命其專言命不足道者非也夫無天爵  
而人爵至非義不可受之也有天爵而人爵從之  
義也當受之也有天爵而人爵不至命也安之而  
已矣此義命之辨也伊川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  
在其中朱子曰人事盡處便是命義命混合頗欠



分時蓋有義而無命者有矣有命而不消言義者有矣其曰命在義中者非也

集註又有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之說夫所貴乎學者以其致知崇德而能變氣質也倘果若其說則智愚賢不肖貧富夭壽皆一定於受生之初而學問脩為皆無益於己聖人之教亦徒為虛設弗思之甚也書曰惟命不于常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皆據今日之所受而言非一定而不移之謂孔子曰畏天命孟子曰不立乎巖牆之下若使命果為一定之數

今日之所能移則奚足畏亦奚不立乎巖牆之下其說之不通如此

道 九五條

道猶路也人之所以往來也故陰陽交運謂之天道剛柔相須謂之地道仁義相行謂之人道皆取往來之義也又曰道猶途也由此則得行不由此則不得行所謂何莫由斯道也及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也蓋取於由此則得行之義惟以其足以往來故不得不由此而行矣雖有二義實一理也又有以人之所行而言者若堯舜之道及三子者



不同道等是也。又有以方法言者。若大學之道及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是也。然皆因通行之義而假借之。故有天道有人道及異端小道百藝之末皆得以道言之也。北溪曰。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愚謂不然。謂天下一道則可。為道字來歷根原則不可。易語是說天道如率性之謂道及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通等類是說人道說卦咽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不可混而一之其不可以陰陽為人之道猶不可以仁義為天之道也。倘以此道字為來歷根原則是以陰陽為人之道也。凡聖人所謂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至於天道則夫子之所罕言而子貢之所以為不可得而聞也其不可也又矣。

道者人倫日用當行之路。非待教而後有亦非矯揉而能然皆自然而然至於四方八隅遐陬之陋蠻貊之蠢蠢莫不自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有親義別叙信之道。萬世之上若此萬世



之下亦若此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也若  
佛老之教則不然崇之則存廢之則滅有焉而不  
爲用無焉而不爲損古昔堯舜禹湯文武之時世  
咸太平民皆壽考不以無二氏爲患自佛老始盛  
以還人主崇奉之者不爲不多然而大崇奉之則  
大亂小崇奉之則小亂非若吾聖人之道不能使  
天下一日無焉故曰有焉而不爲用無焉而不爲  
損

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所謂大路者貴賤尊  
卑之所通行猶

本國五畿七道洎唐十道宋二十三路上自王公  
大人下至於販夫馬卒跛奚瞽者皆莫不由此而  
行唯王公大人得行而匹夫匹婦不得行則非道  
賢知者得行而愚不肖者不得行則非道故曰若  
大路然只在於安焉與勉焉之別而已若佛老之  
教及近世禪儒之說高唱空虛難憑之理好爲高  
遠不可及之說非不奇而可喜非不高而可驚然  
奈其非通乎天下達乎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  
何故欲辨吾儒與異端之真偽是非本不待費多  
言只察於其可得而離與不可得而離可矣



道體二字不經見自宋儒發之伊川以陰陽無端動靜無始為道體晦庵以無聲無臭所以然之理為道體而就二家之說論之伊川之說自庶幾於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旨但不可立道體之名焉耳然易以氣言伊川以理言則其說雖甚似然意則異矣若晦庵之說於聖人之書本無斯理蓋淵源老莊虛無之說來或曰朱說本出於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說曰此徂聞朱說而誤會其義耳譬諸扇其生風是扇之道紙骨之類是器猶言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也朱子安

意以為扇之生風是黑其所以生風之理是道非也豈可指氣而為器乎

佛氏以空為道老子以虛為道佛氏以為山川大地盡是幻妄老子以為萬物皆生於無然而天地萬古常覆載日月萬古常照臨四時萬古常推遷山川萬古常峙流羽者毛者鱗者裸者植者蔓者萬古常若此以形化者萬古常以形化以氣化者萬古常以氣化相傳相蒸生生無窮何所見夫所謂空虛者邪彼蓋出於用智廢學屏居山林默坐澄心所得一種見解而非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實有



斯理凡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愛儕輩之相隨非  
惟人有之物亦有之非惟有情之物有之雖竹木  
無智之物亦有雌雄牝牡子母之別況於四端之  
心良知良能固有於己者乎非惟君子能存之雖  
行道之乞人亦皆有之聖人品節之以爲教耳非  
有強之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若聖人之道則非徒  
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無所悖  
及大凡至於草木蟲魚沙礫糟粕皆無所不合若

佛老之說求之天地日月山川草木石物諸彙皆  
無所驗可知天地之間畢竟是無此理

理九五條

理字與道字相近道以往來言理以條理言故聖人  
曰天道曰人道而未嘗以理字命之易曰窮理盡  
性以至于命蓋窮理以物言盡性以人言至命以  
天言自物而人而天其措詞自有次第可見以理  
字屬之事物而不係之天與人或謂聖人何故以  
道字屬之天與人而以理字屬之事物乎曰道字  
本活字所以形容其生々化々之妙也若理字本



灰字從玉里聲謂玉石之文理可以形容事物之  
條理而不足以形容天地生々化々之妙也蓋聖  
人以天地爲活物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老  
氏以虛無爲道視天地若死物然故聖人曰天道  
老子曰天理言各有攸當此吾道之所以與老佛  
自異不可混而一之也按天理二字屢見於莊子  
而於吾聖人之書無之樂記雖有天理人欲之言  
然不出於老子而非聖人之言象山陸氏辨之明  
矣象山陸氏曰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  
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  
於老子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不

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  
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子

聖人每以道字爲言而及于理字者甚罕矣若後世  
儒者倘捨理字則無可以言者矣其所以與聖人  
相齟齬者何哉曰後世儒者專以議論爲主而不  
以德行為本其勢自不能不然且以理爲主則必  
歸于禪莊蓋道以所行言活字也理以所存言死  
字也聖人見道也實故其說理也活老氏見道也  
虛故其說理也死聖人每曰天道曰天命而未嘗  
曰天理曰人道曰人性而未嘗曰人理唯莊子屢  
言理字不勝其多彼蓋以虛無爲其道故也所以



措詞自不能不如此吾故曰後世儒者以理為主者為其本從者氏來也

理義二字而相近理是有條而不紊之謂義是有宜而相適之謂河流派別各有條理之謂理水可舟陸可車之謂義不修其身而求禱鬼神萬無感應者理也宗廟五祀可禱而牛鬼蛇神一切淫祀之類不可禱者義也推若此之類可以識其別矣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其說固也然未盡若此則理是在物義是在己以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之言觀之則見理義兩者本自不

下之至理而以吾心即仁義之良心故理也義也皆與吾心相適故曰猶芻豢之悅我口也豈一以屬物一以屬己而可乎哉

中庸序曰愈近理而大亂真胡雲鋒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學者徂聞其說皆以謂吾儒與佛者異處唯在於用上而至其理之體則本甚相近可謂亂道之甚也夫有斯本則又有斯末有斯末則必不可無其本非徒於其用處相反其體之相異猶水火黑白之相反生死人鬼之相隔邈乎不可相入若謂愈



近理則所謂同浴而笑人之裸體者而儒之與佛  
何相反之有若謂吾寂寂而感彼寂寂而滅則謗  
所謂改頰爲面者而亦何相異之有豈非亂道之  
甚也耶大凡體用之說本起於近世聖人之書無  
之唐清涼國師華嚴經疏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從伊川用此二句入于易傳序中儒者視以爲至  
珍至寶而不知其說本自禪學來夫佛者以寂滅  
爲吾真體而不能悉滅人事故說真諦說假諦自  
不能不立體用之說殊不知一陰一陽天道之全  
體仁義相行人道之全體外此無所謂體亦無所

謂用不可以體用說聖人之學如此若立體用則  
理爲體事爲用體本而用末體重而用輕近思錄  
論道體存養諸卷都爲學問之本根而論孟等書  
又爲無緊要之書主靜無欲等說獨爲其終而孝  
弟忠信統爲之用其害道特甚而若虛字寂字本  
皆佛老之常言而於吾聖人之書皆無之但易成  
太象曰君子以虛受人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虛字寂字纔見於此耳然咸卦所謂  
虛云者謂中無私心繫辭所謂寂云者贊著之德  
云爾非謂理之體也且若寂字程子亦只假之以



論心初學者不知易之本旨以為聖人之旨本如此可謂謬矣大抵宋之一代禪學大行于天下文武百官男女老少凡識字者皆莫不學禪故儒者習聞其說而不覺自以其理解吾聖人之書後學亦只以為吾聖人之學真如此恬不知怪可憫也哉

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既應不是後冲漠無朕四字出於莊子萬象森羅四字多見佛書蓋即維摩所謂芥子納須彌之理也維摩之室設三萬二千獅子座亦即此理譬猶懸鏡

室中人畜器用皆歷々可見其數有限不增不減而後可也然而建諸天地則皆特蓋天地之化生生無窮有則愈有無則愈無當其有之盛則愈相倍從維極天下之巧不能算焉僅至於無之極則減而又減泯然漸盡無跡之可尋此天地之妙也故聖人之道所以為真實正當之教而老莊所謂冲漠無朕芥子納須彌等說實出於世俗陋見飾以硬語耳本甚淺近易到程傳則謂動靜無端陰陽無端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蓋指佛老而言可謂至言矣



德凡四條

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韓子亦曰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是也然謂之德則仁義禮智之理備而其用未著既謂之仁義禮智則各見於事而有迹之可見故經書多言德而又言仁蓋為此也

德字及仁義禮智等字古註疏皆無明訓蓋非不能訓之以本不可訓也何者學者之所常識而非字訓之所能盡也晦庵曰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語本出於禮記但禮記作有得於身晦庵

改身字而作心字然禮記所謂德者得也者猶言仁人也義宜也天顛也地示也皆假音近者以發其義本非正訓也若以德為得之義則德是待脩為而後有豈足盡本然之德哉語曰擬於德中庸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是等德字皆有道字之意使指仁義禮智之德而言觀其據字入字可見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夫有一物而後謂之知又謂之好若宋儒之所謂則知好二字意義不通道德二字亦甚相近道以流行言德以所有言道有



所自導德有所濟物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之交爲達道以知仁勇爲達德是也若推而  
言之則一陰一陽天之道也覆而無外天之德也  
剛柔相濟地之道也生物不測地之德也或補或  
瀉藥之道也能調和飲食火之德也由是觀之道德二  
字之義自當分明

聖人言德而不言心後儒言心而不言德蓋德也者  
天下之至美萬善之總括故聖人使學者由焉而  
行之若心本清濁相雜但在以仁禮存之耳孔子

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  
曰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因無恒心曰仁曰矩  
曰恒是德心則在處之如何耳是聖人之所以言  
德而不言心也而後儒見心而不見德故以心爲  
重而一生功夫總歸之於此所以學問枯燥無復  
聖人從容盛大之氣象蓋坐此故也

仁義禮智 九十四條

慈愛之德遠近内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之謂仁爲  
其所當爲而不爲其所不當爲之謂義尊卑上下  
等威分明不少踰越之謂禮天下之理曉然洞徹



無所疑惑之謂智天下之善雖衆天下之理雖多然仁義禮智爲之綱領而萬善莫不自總括於其中故聖人以是四者爲道德之本體而教學者由此而脩之也

仁義禮智之理學者當以孟子之論作本字註脚看蓋孔門學者以仁義禮智爲家常茶飯不復有疑於其間故門人弟子惟問其所以爲之之方夫子亦以其所以爲之之方告之而未嘗論仁義禮智之義故今不能據其詞而推其理至孟子時則聖遠道湮學者非惟不得脩仁義禮智之方亦併仁

義禮智之義而不知之故孟子爲學者諄々然明論其理指其源委委曲詳悉無復滲漏故學者當原之於孟子察其義理而後會之於論語求其全體則茲無餘蘊矣程朱諸家所以不免於仁義禮智之理有差者蓋爲不知原之孟子而徒就論語言詞上理會仁義禮智之理耳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學者就此



二章求之則於仁義禮智之理自釋然矣其意以  
爲人之有是四端即性之所有人人具足不待外  
求猶四體之具於其身苟擴而充大之則能成仁  
義禮智之德猶火之始燃自至於燎原之熾泉之  
始達必至於襄陵之蕩漸々循々其勢自不能已  
焉至於後一章其義尤分明無後可疑所謂人皆  
有而不忍有所不爲者即惻隱羞惡之二端也而  
謂達之於其所忍所爲而後能爲仁爲義則見四  
端之心是我生之所有而仁義禮智即其所擴充  
而成也

仁義禮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道德者以  
徧達於天下而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以專有  
於已而言非天下之所該也此性與道德之辨也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孟子曰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仁  
義爲道德之名彰々矣自漢唐諸儒至於宋濂溪  
先生皆以仁義禮智爲德而未嘗有異議至於伊  
川始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名而以性爲理自此而  
學者皆以仁義禮智爲理爲性而徒理會其義不  
復用力於仁義禮智之德至於其功夫受用則別



立持敬主靜致良知等條目而不復徇孔氏之法  
此予之所以深辨痛論繁詞累言耶蓋愚哀以不  
能自己者實爲此也非好辨也或曰伊川何以謂  
仁義禮智爲性耶蓋觀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以爲  
仁義禮智是性而不再推到孟子之意所在殊不  
知其所謂固有云者固與謂之性自不同蓋孟子  
之意以爲人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四  
者人之性而等者也而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等  
之至極者也苟以性之等而行天下之德焉則其

易也猶以地種樹以薪然火自無所窒礙故擴充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能成仁義禮智之德  
而雖四海之廣自有易保焉者矣蓋人之性不善  
則欲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不得唯其善故得能成  
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仁義即吾性可也謂吾性即  
仁義亦非也但以仁義爲性中之名則不可也所  
謂固有者意蓋如此其理甚微所謂毫釐千里之  
差實在於此學者不可不及後體察焉而其所謂  
根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夫霸者之行仁義也皆假  
之以濟己之欲而非己之真有也王者之行政也



非惟外由仁義而行實根柢於中心而無往而不  
在仁義禮智故曰根於心其義豈不明哉  
聖賢論仁義禮智之德有自本體而言者有自修爲  
而言者其自本體而言者若書曰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及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所謂仁人  
之安宅也義人之大路也及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及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等語皆是也其  
自修爲而言者若四端之章及人皆有所不思違  
之於其所忍仁也等語是也本體云者即德之本  
然謂天下古今之達德也修爲云者乃指人能修

仁義禮智之德而有於其身而言  
仁義二者實道德之大端萬善之總腦智禮二者皆  
從此而出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二者  
相須相濟而後人道得全故中庸曰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會賢之等  
禮所生也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其理尤分明矣而宋儒專謂仁一事  
實兼義禮智二者其言終爲定說而學者莫能識  
其說之謬孔孟也自今以往學者只當按孟子及



易中庸之旨爲之準則而可<sub>上</sub>  
仁與義猶陰陽之相濟而不可相勝水勝火則不濟  
用火勝水則竭而竭仁義之不可偏勝亦如此仁  
而無義則非仁墨子之仁是也義而無仁則非義  
楊子之義是也故聖人曰仁則有義在曰義則有  
仁在

孔門學者以仁爲其宗旨若家常茶飯然出入起居  
莫不從事於此而觀夫子答問人問仁多學道德  
之旨而與愛字不相干涉何也蓋仁者之心以愛  
爲體故其心寬而不偏樂而不憂衆德自備故夫

子每必舉仁者之心而答之曰仁者其言也誠仁  
者不憂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如射是也皆自一  
愛流出而自成衆德故也學者須理會孔孟之奧  
旨不可以字義求之也

宋儒以仁爲性予深以爲害于道者若從宋儒之旨  
論之則性爲未發情爲已發仁之存於未發之中  
猶水之在于地中仁之不能下手猶水在於地中  
則不可施澄治之功其用功夫總在發用上而於  
其本體則無奈之何故別立守敬主靜等說以補  
之謂如此則不違於仁而義自在其中矣其功夫



可謂甚疎矣。是以仁義禮智之德終爲屈焉而無復用力於仁者矣。且孔孟說仁之言皆爲緩言其用而無一及于體者。則孔孟之言豈非失之一偏。而其理不備者哉。與孔門之教法同乎不同。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義訓宜。漢儒以來因襲其說而不知意有所不通。中庸謂義宜也者。猶言仁人也。禮履也。德得也。誠成也。但取其音同者發明其義耳。非直訓也。學者當照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暨人皆有所不爲違之於其所爲義也等語求其意義自可分明。設專

以宜字解之則處々窒礙矣。聖賢之意者甚多矣。禮字義本分明。然於禮之理甚多曲折。非學明識達者不能識焉。蓋禮之難知不在於節文度數繁縟難識而專在於斟酌損益時措之宜。何則。古礼多不宜於今而俗禮亦不可全用。漢禮多不通於本國而俗禮本無意義。若欲準古酌今。隨於土地合於人情。上自朝廷下至於閭巷使人循守而樂行之則非明達君子不能作焉。故聖人之所謂知礼者不在識名物度數之詳而在知禮之理而能損益之也。



聖人所謂知者與後儒所謂知者亦異然不同所謂知也者自脩己而及乎治人自齊家而及于乎天下皆有用之實學而非泛然從事於事物之末者也觀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之法起於誠意而至乎天下而止焉則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亦不啻於誠意以下六條之外而不在一草一木之察

孔子並言仁智而孟子以仁義連稱之何哉蓋孔子主進學而言智以知之仁以守之乃進學之要故爲學者而言之也孟子主道之本體言人道之有仁義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蓋懼後世

之學問陷乎一偏而爲楊墨之流也或以爲孟子始以仁義並稱非也易中庸及莊子等書亦皆以仁義連稱之則孟子特從當時之名稱也蓋可從而從之非以意創始之也

佛者之所以與吾儒異者專在於義而後儒之所以與聖人相差者專在於仁其故何哉佛氏以慈悲爲心平等爲道故以義爲小道而慢棄之殊不知義者天下之大路苟舍義則猶棄正路而由荊棘其不可行也又矣若後儒者其德量淺狹差別甚過而無色容含弘之氣象故視仁泛然若無緊要



者而不知其自陷於刻薄之流是所以與聖人相差也

孔孟以後能識仁者鮮矣蓋非知見之不及特無其德也漢唐儒者議論雖淺猶未失古意去仁未甚遠為其不用意見也至於宋專以仁為理於是離仁之德益遠矣甚而至於以無欲為仁之體屬靜為仁之本非止不識仁之德其害於孔孟之旨實甚矣伊川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即是仁是所謂以仁為理者也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是以訓誠字而不可以訓仁字若以當理而無私心

訓仁將以何語訓誠字乎不深考焉耳

心 九四條

心者人之所思慮運用本非貴而非賤凡有情之類皆有之故聖人貴德而不貴心論語中說心者終有其心三月不違於仁及從心所欲不踰矩及簡在常心三言而已然皆不以心為緊要至於孟子多說心然亦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不特說心曰本心曰存心是也大凡佛氏及諸子盛言心者本不知德之為可貴而妄意杜撰耳與孔孟之旨實霄壤矣



橫渠曰心統性情非也孟子曰存心養性又曰動心  
忍性以此觀之心自是心性自是性所指各殊若  
以心為統性情則單言心而可既言存心而又言  
養性則其言豈非贅乎而偏言養性而遺情字則  
其言亦偏矣蓋養性則情自正不別用脩情功夫  
也

論心者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本夫人之  
有是心也猶有源之水有根之草木生稟具足隨  
觸而動愈出愈不竭愈用愈不盡是則心之本體  
豈有實於此者乎今乃以心為虛者皆佛老之緒

餘而與取人之道不止董猶學之不講一至於此  
可懼也夫

明鏡止水四字本出於莊子於聖人之書本無此語  
而無此理先儒以此喻聖人之心吾觀其益天淵  
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孔子食於有喪  
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何所見其  
為明鏡止水乎夫聖人之道以義倫為本而以恩  
義為結千言萬語皆莫不以此為教今夫佛老之  
為教也以清淨為本無欲為道暨乎功夫既熟則



其心若明鏡之空若止水之湛一疵不存心地潔  
淨於此恩義先絕而彝倫盡滅視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之交猶弁髦綴旒然與聖人之道相反  
猶水火之不可相入夫草木生物也流水活物也  
雖寸苗之微然養之而不害則可以參雲雖源泉  
之小然進而不已則可以放乎四海人心亦然養  
而不害則可以與天地並立而參矣故孟子之論  
心每以流水萌芽為比而未嘗以明鏡止水為譬  
何者可以生物此生物而不可以死物喻生物也  
屈靈不昧四字亦出於禪書即明鏡止水之理學  
者不可不明辨極論以洞知其是非得失之所究  
也

性 九五條

性生也人其所生而無加損也董子曰性者生之質  
也周子以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不剛不柔而中焉  
者為五性是也猶言梅子性酸神子性甜某藥性  
溫某藥性寒也而孟子又謂之善者蓋以人之生  
質雖有萬不同然其善善惡惡則無古今無聖愚  
一也非離於氣質而言之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萬世論性之根本準



則也而孟子宗孔子而願學之其旨豈有二也乎  
哉孟子固言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可知其所謂性  
善也者即述孔子之言者也然後儒以孔子之言  
為論氣質之性孟子之言為論本然之性信如其  
言則是非孔子不知有本然之性孟子不知有氣  
質之性者乎非惟使一性而有二名且使孔孟同  
一血脉之學殆若淫渭之相合董豬之相混一清  
一濁不可適從其言支離決裂殆不相入若此夫  
天下之性參差不齊剛柔相錯所謂性相近是也  
而孟子以為人之氣稟雖剛柔不同然其趨于善

則一也猶水雖有清濁耳苦之殊然其就下則一  
也蓋就相近之中而舉其善而示之也非離乎氣  
質而言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蓋孟子  
之學本無未發已發之說今若從宋儒之說分未  
發已發而言之則性既屬未發而無善惡之可言  
猶水之在於地中則無上下之可言今觀謂之猶  
就下也則其就氣質而言之明矣又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其意以為鷄犬之無  
知固不可告之以善若人之情雖若盜賊之至不  
仁然譽之則悅毀之則怒知善善而惡惡則足與



為善是乃吾所謂善者也。非謂天下之性盡一而無惡也。以此觀之，則孟子所謂性善者，即與夫子性相近之旨無異。蓋彰々矣。

或曰：孟子性善之旨，皆就氣質而論，其旨明矣。猶本有證。左乎曰：孟子嘗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又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又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泛易牙之於味也？可見孟子性善之說，本就氣質論之，而非離乎氣質而言之也。其他若曰：動心忍性，曰：形色，天性也。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色。

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佚也，性也。皆以氣質論之。益分曉矣。而孟子之說，必歸于一而止，不可有二。論氣質之性，則本然之說不行矣。既立本然之說，則不可復雜氣質之說也。其欲明聖門仁義之旨於天下萬世而不可為者，此含糊不決之論，以誣罔後世學者也。故曰：孟子性善之說，就氣質而論之，非離乎氣質而言之者也。

宋儒所謂性善云者，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伊川曰：性即理也。而以孟子所謂性善當之，然而孟子所謂性善者，本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言。



之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人  
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皆  
就人心發動之上明之非宋儒所謂本然之云晦  
庵集註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  
善未嘗有惡即性即理也之謂也夫有跡之可見  
而後謂之善若未有跡之可見焉則將指何者為  
善既不有惡之可見則又無善之可見故雖曰渾  
然至善然實空名而已矣延平曰動靜真偽善惡  
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

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  
而性之善可見矣此言最可疑豈外世之所謂動  
靜真偽善惡別有動靜真偽善惡者乎哉若果謂  
有之則又非虛見則安見耳而謂性之善在於未  
始有善惡之先則是求吾身於父母未生之前也  
最非儒者之理凡謂善則必對惡言之然有善有  
惡者其常而推至於其極焉則又歸于善而止何  
也人之性有剛柔善惡之不同夫人能識之不待  
賢者而後知焉若揚之善惡混韓之有三品之說  
是也然非究而論之者雖盜賊之至不善然乍見



孺子之將入于井，又有怵惕惻隱之心。人有嗜慾，可以受嘍爾之食，可以攫東家之貲，子然又有羞惡之心，為之阻隔，不敢縱其貪心，非性之善，豈能然乎？是孟子論性善之本原也。非有大聖賢者，出而指其迷途，解其紛亂，孰能定之？故性即理也。之說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謬皆出於強分體用，而不知孔孟之教，皆就人心發動之上論之，而本無未發已發之別。詳見于中庸發揮。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晦庵取之，以為詩傳序起頭，以為真合于聖人之理。

而不知本出於老子之書，而與聖人之道實天淵南北矣。按此語本出於文子之書。文子，老子弟子，以虛無因應為道，但文子性之欲也，作性之害也。蓋樂記剽竊之也。又見於淮南子書。劉安亦專宗道家者流之說，即文子之意。爾而先儒用復性復初等語，亦皆出於莊子。蓋老子之意，以謂萬物皆生於無，故人之性也。其初真而靜，既生矣，而欲動情勝，衆惡交攻，故其道專主滅欲，以復性。此復性復初等語所由而起也。儒者之學，則不然。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苟有養之，則猶火燃泉達。



不能自己足以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保四海故曰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初無滅  
欲以復性之說老莊之學與儒者之學固有生歟  
水火之別其源實判於此伊川好學論中說性亦  
主樂記之理學者不容於不辨

四端之心 九二條

四端之端古註疏曰端本也謂仁義禮智之端本起  
於此也按字書又訓始訓緒總皆一意而考亭特  
用端緒之義謂猶物在干中而緒見於外也然訓  
字之例雖有數義俱歸于一意緒字亦當與本始

字同其義想繭之有緒緣治不遠焉則為繒為帛  
至端兩文正之長即有引而伸之之意若考亭之  
所謂則與本始之義相及非字訓之例孟子之意  
以為人之有四端也猶其身之有四體人人具足  
不假外求苟知擴充之則猶火燃泉達竟成仁義  
禮智之德故以四端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本此  
孟子之本旨而漢儒之所相傳授也又曰中庸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九氏傳曰履端於始暨豐  
端禍端開端發端等語古人皆依本始之義用之  
於是益知古註之不可不從



孟子集註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  
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  
者矣其所謂發見云者謂見當惻隱者便惻隱見  
當羞惡者便羞惡見當辭讓者便辭讓見當是非  
者便是非也若此則不見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者焉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由而發也明  
矣然而當惻隱之事日間無幾動經十數日亦或  
無者至於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然夫若此則用  
功之日常少而曠廢之日常多雖欲用擴充之功  
其何由而得乎且又欲擴充惻隱之一端猶將有

力不足之患況欲於四端上逐一擴充之則將有  
左顧右盼應接無暇不堪其煩之患孟子之意固  
不若此之迂夫四端之在我猶手足之具于吾身  
不言而喻不思而到奚俟發見亦何逐一著意審  
識之其不合理會孟子之意特甚矣象山曰近來論  
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豈有此  
理孟子當來只是發見人有四端以明人性之善  
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  
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讓處自辭讓是  
非在前自能辨之其說亦甚過快而不得孟子之



意則侔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所謂所  
不忍所不為者即惻隱羞惡之心也達云者即擴  
充之謂蓋謂使惻隱羞惡之心無所不至無所不  
通也孟子之意豈非甚明白的當其用功亦甚親  
切易簡哉蓋宋陸二先生雖皆能尊信孟子然晦  
庵專以持敬為主象山以先立乎其大者為要而  
於擴充之功皆未嘗實用其力宜乎差失若此之  
甚

情三條

情者性之欲也以有所動而言故以性情並稱樂記  
曰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是也先儒以謂情者性  
之動未備更欲見得欲字之意分曉人常言人情  
言情欲或言天下之同情皆此之意目之於色耳  
之於聲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逸是性目之欲視  
美色耳之欲聽好音口之欲食美味四支之欲得  
安逸是情父子之親性也父又欲其子之善子必  
欲其父之壽考情也又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  
也大凡推此之類見之情字之義自分曉孟子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言或大或小或緩或急物各



有所好故謂之情也易所謂萬物之情又是此意  
孟子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言為人所榮天下之所同好為  
人所辱天下之所同惡人指我以為禽獸非人之  
所欲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又所謂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即是此意

晦庵以四端為情尤無謂孟子明曰四端之心而未  
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又註大學指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為情然大學亦曰正心而不  
曰正情可見忿懣等四者是心非情晦庵以為心

統性情而以性為心之體情為心之用故有此說  
殊不知心是心性是性各有用功夫處情只是性  
之動而屬欲者終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四端及  
忿懣等四者皆心之所思慮者不可謂之情也而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乃顯然有於心非心而  
何若不謂之心而謂之情則將指何者為心乃悉  
廢心字而獨用情字可也而古人以喜怒哀樂愛  
惡欲為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者謂喜怒哀樂  
愛惡欲即為情則不可也凡無所思慮而動之謂  
情終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喜怒哀樂愛惡欲七



者設無所思慮而動則固可謂之情纔涉乎思慮則不可謂之情分限甚明學者當以意理會  
凡心性情才志意等字有又用功夫字有不又用功夫字於心則曰存曰盡於性則曰養曰志則曰持曰尚皆是用功夫之字若情字才字皆不又用功夫何者以養其性則情自正存其心則才自長也先儒有約情之語蓋不理會此意耳學者審焉  
才一條

才者性之能也猶手之持足之行可以為善亦可以為不善譬諸以手持物攬筆讀書手也把刀殺人

亦手也故曰可以為善亦可以為不善也然其書字殺人皆在於手而所以書之殺之者則在於心故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明其為不善者雖在於才然其所以為之者在於心也凡人皆有手則皆能可以攬筆書字若勤而不怠則皆可以善書其或間有不能書字者不用其才也故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多少分明



心之所之謂之志此說文之訓也愚又謂志者心之所存主也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又曰志壹則動氣是也若作心之所之則意欠明瑩論語曰匹夫不可奪志也禮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皆謂心之有所存主也

凡謂之志則皆以志於善而言若於不善不可謂之志也若父在觀其志及士尚志等語皆以志於善言北溪曰才志於利便入小人路何哉

意九二条

意者指心之往來計較者言論語所謂毋意者蓋言

聖人盛德之至理明心定自無往來計較之心也若作毋私意則多一私字尤非所以論聖人也

意字亦是不及用功夫字按語孟中庸皆不說於意上用功夫故孔子說主忠信中庸說誠身而孟子專說存心養性皆未嘗有誠意之說何者學脉自有照應言此則不須言彼言彼則不須言此且觀子絕四毋意則不於意上用功夫益彰々矣中庸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與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甚相似然身字與意字所指甚別一則氣象盛大一則功夫急促學者不容不辨



良知良能 九二條

良善也良知良能者謂本然之善即四端之心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兩知字指良知愛敬兩者即指良能也猶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也亦所以證夫性之善也而孟子所以發良知良能之論者蓋欲使學者擴充之以成仁義禮智之德也非徒論良知良能之說故曰親親仁也敬兄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達者即擴充之謂也當與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不忍仁也人皆有

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參看孟子之意自分明

近世陽明王氏專講致良知之旨然而徒知致良知而不知本之於仁義亦數乎孟子之旨而專務致良知而遺盡良能蓋以連知愛二字為良知而不知兩知字指良知愛敬兩者指良能也豈非失之一偏乎孟子所以發良知良能之論者本明仁義之為固有今徒務致良知而不知本之於仁義者何哉王氏之學蓋自淨智妙圓宗旨來故為此一偏之教而不知良知良能本我心之本然不可須



更離焉而與孟子之言幾霄壤矣不容不辨

語孟字義卷之上畢

語孟字義卷之下

忠信 凡五條

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皆就接入上言夫  
做人之事如做己之事謀人之事如謀己之事無  
一毫不盡方是忠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  
多以為多寡以為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又忠信  
二字有朴實不事文飾之意所謂忠信之人可以  
學禮是也又信字有與人期約而踐其實之意論  
語集註曰信約信也古人有信如四時信賞必罰  
等語皆此意



忠信學之根本成始成終皆在於此何者學問以誠為本不誠無物苟無忠信則礼文雖中儀刑雖可觀皆偽貌飾情適足以滋奸添邪論語曰主忠信主与賓對言學問又不可不以忠信為主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程子曰四者以忠信為本是知主忠信乃孔子之家法而萬世學者皆當守之而不可換其訓而後世或以持敬為宗旨或以致良知為宗旨而未有以忠信為主亦異夫孔門之學矣故雖學門可觀然其德卒不及于古人者實以此也

宋儒之意以為主忠信甚易事無難行者故別撰一般宗旨為之標榜以指導人殊不知道本無難知者只是盡誠為難苟知誠之難盡則又不能不以忠信為主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故學雖至於聖人亦不外忠信視其貌則儼然儒者矣而察其內則好勝務外之心不知不覺常伏于胸中是徒知持敬而不以忠信為要故也學者不容不深辨忠自是忠信自是信故有專言忠者有專言信者而夫子之四教以文行忠信並言則忠与信本是兩更益明矣而先儒以謂忠與信若形影然又曰忠



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本末終始蓋未深攷焉耳

學有本體有修為本體者仁義禮智是也修為者忠信敬恕之類是也蓋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故謂之本體聖人教學者由此而行之非待修為而後有也忠信敬恕力行之要就人用功夫上立名非本然之德故謂之修為

忠恕

九五條

竭盡己之心為忠忖度人之心為恕按集註引程子盡己之謂忠當矣但恕字之訓覺未當註疏作忖

己忖人之義不如以忖字訓之之為得言待人又忖度其心思苦樂如何也忖己二字未穩故改之曰忖度人之心也夫人知己之所好惡甚明而於人之好惡茫然不知察焉故人与我每隔阻胡越或甚過惡之或應之無節見親戚知舊之艱苦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茫乎不知憐焉其不至於不仁不義之甚者幾希苟待人忖度其所好惡如何其所處耶為如何以其心為己心以其身為己身委曲體察思之量之則知人之過每出於其所不得已或生於其所不能堪而有不可深疾惡之者



油然霽然每事又務寬宥不至以刻薄待之趨人之急極人之艱自不能已其德之大有不可限量者也孔子曰可以終身行之矣不亦宜乎

程子曰推己之謂恕愚以謂推己非恕乃用恕之要蓋恕以後之變也程子所謂推己者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蓋因夫子子貢問答云爾然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及乎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既曰其恕乎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其意既重復故知恕字之義

本非推己之意夫子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若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夫子子貢直以恕字命之而不可敷衍其詞若此甚繁也觀夫子答子貢曰其恕乎而於其下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知推己即行恕之要而本非恕字之義也且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而其下續之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見推己之道非徒可施之於恕亦可施之於忠不可獨以推己訓恕字益明矣



宋儒以仁為聖人分上之事以恕為學者分上之  
晦庵以為仁恕只是一物有生熟難易之不同耳  
殊不知仁自是仁恕自是恕惟仁者而能用恕惟  
恕而後能至於仁非有生熟難易之別故曰可以  
終身行之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聖人  
豈其心自聖而謂我自是聖無所事用恕邪不可  
以恕專為學者之事明矣

聖人之道莫大於仁莫要於義而曾子特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而夫子亦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  
者其恕乎者何哉曰聖人之道專以待人接物為

務而不居然以守心持敬為要仁義固道之本體  
雖忠恕之功亦不能不以仁義為本然至於待人  
接物又以忠恕為要蓋存養在仁義待人在忠恕  
苟忠立恕行則心弘道行可以至於仁故曰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矣夫子曰  
可以終身行之蓋為此也後世學者知獨善其身  
而其功不逮及於人故視忠恕泛然若派緊要焉  
者此後世之所以不及於古人也

後世學問所以大差聖人之意者專由以持敬致知  
為要而不知以忠恕為務也蓋道本無分人己故



學亦無分人己苟非忠以盡己恕以付人則不能  
合人己而一之也故欲行道成德則莫切於忠恕  
又莫大於忠恕苟以忠恕為心則萬般功夫總有  
與物共之之意而不至獨善其身而止故持敬致  
知皆為成德之地否則所謂喫水餬頭者而與  
異端專務清淨疎外人事者相去不甚遠矣若使  
晦翁聞之又謂功夫顛倒不作次第殊不知聖門  
之學通於天下達於人倫非若異端之徒蔑視人  
之彼自彼此自此支離隔斷不相濟用也故曰終  
身可以行之也若曰致知功夫既熟而後從事於

忠恕則是終身無用恕之曰亦弗思乎哉

誠凡四條

誠實也無一毫虛假無一毫偽飾正是誠朱子曰真  
實無妄之謂誠其說當矣然凡文字又有反對得  
其對則意義自明矣誠字與偽字對不若以真與  
無偽解之之最為省力北溪曰誠字本就天道論  
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  
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  
冬藏萬古常如此是真實無妄之謂也然春當溫  
而及寒夏當熱而反冷秋當涼而反熱冬當寒而



反暖夏霜冬雷冬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固為不少焉豈謂之天不誠可乎蘓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此言得之矣

所謂誠之字主忠信意甚相近然功夫自不同主忠信只是盡己之心朴實行去誠之者擇當理与否則取其當理者固執之之謂

誠者道之全體故聖人之學必以誠為宗而其千言萬語皆莫非所以使人盡夫誠也所謂仁義礼智所謂孝弟忠信皆以誠為之本而不誠則仁非仁義非義禮非礼智非智孝弟忠信亦不得為孝弟

忠信故曰不誠無物是故誠仁一字實聖學之頭腦學者之標的至矣大哉

聖人之道誠而已矣猶佛氏曰空老氏曰虛言聖人之道莫非實理也而實與虛猶水火南北一彼一此懸隔離絕不相入矣然今之學者以虛靈虛靜虛中等理為學之本源而不知其本自老子來或以虛命其名或以虛扁其齋何哉根本既差枝葉逆繆不可縷舉學者不可不句句著意辨究推察以歸之于一是之地也

敬 凡二條



敬者尊崇奉持之謂按古經書或說敬天或說敬鬼神或說敬居或說敬親或說敬兄或說敬人或說敬事皆尊崇奉持之意無一謂無妄徒守敬字者惟夫子曰修己以敬仲弓所謂居敬而行簡二語似乎今之所謂持敬主敬之功然觀夫子曰修己以敬而下又曰君子修己以安人仲弓曰居敬而行簡而下又續之曰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則此二語亦以敬民事而言非徒守敬字之謂也大學或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朱子又曰敬者一心之主萬事之根本愚謂

不然聖門之學以仁義為宗而忠信為主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未嘗以敬為聖學之成始終而為妄之根本設若果如宋儒之所說則唯聖人言敬諸章乃為學問緊要之功而其他聖人千言萬語舉皆為無用之長物豈可乎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敬固為學者之切務然忠信篤敬四者廢一則不可徒謂守一敬字乃可則大非聖人之意譬則醫之處方有居藥有臣藥有佐使藥衆藥兼用而後成方若謂一敬字能該盡



聖學之始終則猶言用一味橘皮乃可不用補  
中益氣全湯其雖用參芪之類猶不得奏全方之  
效況一橘皮乎語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  
不好學其蔽也蕩可見雖仁智之達德徒專好之  
而不學以昭之則猶不免於有蔽況於一敬乎其  
與孔門之學同乎不同不弁而明矣

和直一條

和直二字意義明白無難解者然論語一部言及於  
此二字者不知其幾殆與敬字相稱然人知主敬  
而不知此二字最為聖門緊要之語蓋和不暴厲

直不邪曲和者自寬直者自止和者無圭角之露  
直者無智計之巧入德之體立心之要學者必不  
可不注心受用後世儒者以此二字容易看過不  
深留意故今表而出之蓋聖人示人切要之語也

學凡四條

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悟也按古學字即今  
效字故朱子集註曰學之為言效也白虎通曰學  
覺也覺悟所不知也學字之訓兼此二義而後其  
義始全矣所謂效者猶學書者初只得臨摹法帖  
效其筆意點畫所謂覺者猶學書既久而後自覺



悟古人用筆之妙非一義之所能盡也集註曰後  
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又含覺字之意在學者多  
不察也

學問當識聖人立教之本旨如何於是一差又入于  
異端可怕佛氏專貴性而不知道德之為最尊矣  
聖人專尊道德而存心養性皆以道德為主夫  
有充滿天地貫徹古今自不磨滅之至理此為仁  
義禮智之道又此為仁義禮智之德所謂道德之  
為最尊者已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  
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又曰居天下

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蓋溫和慈  
愛含弘容物之謂仁反之則為殘忍刻薄之人辨  
別取舍截然不紊之謂義反之則為貪冒無耻之  
人尊卑賢賤品節有等之謂禮反之則為僭差暴  
慢之人是非分明善惡無惑之謂智反之則為冥  
然無覺之人推仁之極則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是也推義之極則祿之以天下弗顧是也推禮  
之極則天高地下万物散殊是也推智之極則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也偏於人心準於四海由  
此則為人不由此則禽獸故聖人立此四者以為



人道之極而教人由此焉而行之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明之斯為有道之人得之斯為有德之人蓋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欲以有限之性而盡無窮之德為不由學問則雖以天下之聰明不能故天下莫賢乎學問之功又莫大於學問之益而非但可以盡我性又可以盡人之性可以放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並立而參矣若欲廢學問而專循我性焉則不翅不能盡人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及也雖我性亦不能盡矣故

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所謂足以保四海者指仁義禮智之效驗而言夫四端之在於我猶涓々之泉星々之火萌蘖之生苟擴充之而成仁義禮智之德則猶涓々之水可以放海星々之火可以燎原萌蘖之生可以參雲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充所謂養即以學問而言人性雖善然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則性之善不可恃焉而學問之



功最不可廢焉。吾故曰：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欲以有限之性盡無窮之德，非由學問其能之乎？然非性之善，則雖學問之功亦無所施。故性之善可貴焉。學問之功大矣，是孔子所以不以率性為言，專以學問教人。而孟子取以屢道性善，而以擴充之功為其要也。此聖門立教之本旨也。學問以道德為本，以見聞為用。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可見。聖人以修道德為學問，而非若今人之以道德為道德，以學問為學問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可見以見聞為用，而非若今人之專以靠書冊講義理為學問之類也。孟子所謂存養擴充之類，皆即是學。先儒云：學兼知行而言，得之矣。

學問之法，予歧而為二。曰：血脉曰意味。血脉者，謂聖賢道統之旨。若孟子所謂仁義之說是也。意味者，即聖賢書中意味是也。蓋意味本自血脉中來，故學者當先理會血脉。若不理會血脉，則猶舐之無



柁宵之無燭茫乎不知其取底止然論先後則血  
脉為先論難易則意味為難何者血脉猶一條路  
既得其路程則千萬里之遠亦可造比而至矣若  
意味則廣大周徧平易從容自非具眼者不得識  
焉予嘗謂讀語孟二書其法自不同讀孟子者當  
先知血脉而意味自在其中矣讀論語者當先知  
其意味而血脉自在其中矣

權凡四條

程子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夫稱錘  
之為物所以隨衡之斤兩或前或却定其輕重者

也故權字取稱錘之義學問之不可無權以此也  
夫時有古今地有都鄙家有貧富人有貴賤事之  
千條萬緒物之大小多寡紛々藉々不可名狀無  
權以制之何以能得其當而合于道猶臨敵之將  
因勢制勝隨地排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出入變  
化不可拘以一律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言權  
之不可不用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程子非之最是經即是道既  
是反經焉能合道蓋漢儒見孟子所謂男女授受  
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一遂以為權者反



經合道今詳孟子之意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  
經字對蓋禮可因時而損益經歷方古而不易故  
孟子以權與禮相對而未嘗以經字相對正為此  
也又謂權者濟經之所不及亦未盡權即是經經  
即是權權每在經之中不與經相離矣唯當謂權  
以濟經若謂濟經之所不及則猶有以經字對之  
意在

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難其人也非謂不可用  
權也難其人益見其不可不用也蓋示學問之至  
要而學者之不可不勉也先儒以謂權須是理明

義精方可用權若然則未到理明義精之極便將  
置而不用欤何以異夫謂醫非庸扁倉公唯全因  
古方不容加減奚以貴學問為

先儒又謂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此亦不深  
考耳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比權如湯武之放伐可  
謂之道不可謂之權何哉權者一人之所能而非  
天下之公共道者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  
故為天下除殘謂之仁為天下去賊謂之義當時  
藉令湯武不放伐桀紂然其惡未悛焉則又及有  
若湯武者誅之不在上則必在下一人不能之則



天下能之子嬰被殺於咸陽，隋煬受戮於江都，非  
項氏宇文所能為也。蓋以合於天下之所同欲也。  
唯湯武不徇己之私情而能遂天下之所同然，故  
謂之道。漢儒不知此理，故有及經合道之說。宋儒  
有權非聖人不能行之論，其他非議孟子之說者，  
皆不知道為天下公共之物而漫為臆說耳。噫。

聖賢一條

聖字古昔或以名其德，或以命其人。不知後世所稱  
截然有階級也。周禮以聖居六德之一，孔門或以  
仁連稱，或以智併論，又或為兼仁智之稱，未有明

訓之可據。竊以謂聖字或知或行各造其極，不可  
測識之稱。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中庸又稱聰明  
聖知，此謂智之造其極也。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  
惠皆為聖人，而以智譬射之巧，聖譬射之力，而三  
子之所以不及乎孔子者，便在於智之不足焉。則  
聖者又行造其極之稱也。而自可欲之善而充之，  
至於大而化之為聖人，似亦行造其極之稱。賢字  
亦非若後世所号，又有階級也。觀孔子以伯夷叔  
齊為古之賢人，而孟子以伯夷為聖人，宰我論孔  
子則亦為賢於堯舜。後世論孟子或以賢聖二字



連稱之則知古人所云聖賢之稱不如後人之選泥也

君子小人 九三條

君子小人之稱雖有以位言與以德言之別然本生位而言蓋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而郊野細民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稱蓋取於此夫為人之上者其人宜氣象老成智識遠大足以為天下之儀表故有其德者雖無其位又謂之君子尊其德也其人猥瑣卑微偽詐偏懷有細民之氣象者雖在位又謂之小人鄙其人也此與賢不肖善

人不善人之稱大不同

人之所以為學者在乎自進君子之道而不為小人之歸然不明乎君子小人之辨則於君子之心不知其如何而不覺流乎小人之趣矣故夫子每對舉君子小人而深究其所以相及之狀其所以為學者之意甚為深切不可不察焉伊川先生曰有欲為聖人之心而後可與共學可謂確言固漢唐諸儒之所不及然其真實有志超然卓犖度越流俗者固可若中人之資以此為志又有躡等後節自立標準之病不如以君子自期待之無弊



聖門所稱君子之道者亦與稱聖人之道自覺別矣  
蓋君子之道謂乎易從容無過不及而萬世不易  
之常法若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又曰君子之道四  
丘未能一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又曰君  
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等語是也唯費而隱之  
語與論語中庸諸章大不同蓋註家不知聖人之  
旨而錯解之耳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隱  
字當作闇字意解之

王霸

凡三條

王者有天下之稱霸者諸侯之長當初未有王霸之

辨文武之後王綱解紐号令不行於天下桓文互  
興約與國務曾盟而不能以德服天下於是王霸  
之辨興非又以霸為非也觀文王之為西伯可見  
矣後世又有皇帝王霸之論儒者誦之然孔子之  
所不言孟子之所不論蓋戰國縱橫雜家之說闕  
之可矣

王霸之辨儒者之急務不可不明辨焉孟子曰以力  
假仁者霸以德行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勝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此王霸  
之辨也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其言雖近然



推度之見非知王道者之言也蓋王者之治民也以子養之霸者之治民也以民治之以子養之故民亦視上如父母以民治之故民亦視上如法吏如重將雖奔走服役從其命之不暇然實非心服有禍則避臨難則逃不與君同患難其設心之異在毫釐之間而民之所以應上者有霄壤之隔非徒粹駁之異而已

王者以德為本而未嘗無法然法者其所以敷德而非其取特也霸者以法為本而假德以行之然而不能實有其德及乎五霸既沒時世益衰而專任

法術不復知假德於是刑名之學王不待雜霸霸不待任法術而任法術者不能當霸霸不得當王蓋大能制小小不能敵大也

鬼神

附卜筮凡四條

鬼神者凡天地山川宗廟五祀之神及一切有神靈能為人禍福者皆謂之鬼神也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其意蓋以謂雖有鬼神之名然天地之間不能外陰陽而有所謂鬼神者故曰云云可謂固儒者之論也然今之學者因其說徒以風雨霜露日月晝夜屈伸往來為鬼神者誤矣



鬼神之說當以論語所載夫子之語爲正而不可以  
其他禮記等議論雜之也按夫子論鬼神之說載  
魯論者纔數章而止至於孟子無一論鬼神者蓋  
三代聖王之治天下也好民之所好信民之所信  
以天下之心爲心而未嘗以聰明先于天下故民  
崇鬼神則崇之民信卜筮則信之惟取其直道而  
行焉已故其卒也又不能無弊及至于夫子則專  
以教法爲主而明其道曉其義使民不惑于所從  
也孟子所謂賢於堯舜遠矣正謂此耳樊遲問知  
子曰務民之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又曰子

不語怪力亂神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此皆見聖人深恐人之不務力於人道而  
或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言之也然祭如在祭神  
如神在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則又觀其於所  
當敬則未嘗不盡敬此吾夫子之所以明其道曉  
其義使人不惑於所從而與三代之聖人有不同  
也由是觀之則凡記禮等書稱子曰或稱孔子曰  
諸論鬼神之言皆出於漢儒之假託偽撰而非夫  
子之言彰々明矣

卜筮之說世俗之所多悅而甚害於義理故語孟二



書未嘗有言卜筮者何者從義則不必用卜筮從  
卜筮則不得不捨義義當去矣而卜筮不利去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當就矣而卜筮不利就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不可進矣而卜筮利進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不可退矣而卜筮利退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在  
已而已何待卜筮而決之也君子去就進退用捨  
行藏惟義之所在奚問利不利爲是孔孟之所以  
未嘗言卜筮也論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  
占而已矣蓋言不恒之羞不待占決而知其凶也

由是觀之則夫子之不用卜筮益明矣故愚嘗謂  
三代之時教法未立學問未闡直至孔子而始斬  
新開闢猶日月之麗于天而萬古不墜故三代以  
前之書當以三代以前之說求之而孔孟之書當  
以孔孟之旨解之各識其理之所在可矣

夫人取以信卜筮者神明之也卜筮果神明邪其事  
吉則吉兆應其度凶則凶兆應而後可南蒯將叛  
筮之得黃裳光吉之兆蒯吉之叛而敗蒯叛人也  
而以吉兆告神明何益卜筮果神明邪其事吉則  
卜筮并吉其事凶則卜筮共凶而後可晉獻公欲



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同占此爻一吉  
一凶無所適從神明豈若此乎故卜筮之說雖多  
載于三代之書然至于詒訓二書無一言及于此  
者蓋聖人以義為斷而使人不惑於不可知之途  
此吾夫子之所以度越乎三代聖人而永為萬世  
之宗師也

詩九三條

讀詩之法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亦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固也然而詩之用本不在作者之本  
意而在讀者之所感如何蓋詩之情千彙萬態愈

出愈無窮高者見之則為之高卑者見之則為之  
卑為圓為方隨其所遇或大或小從其所見棠棣  
之詩淫奔之辭也夫子取之以明道之甚邇旱麓  
之詩詠歌文王之德也子思引之以明道之無所  
不在憂心悄悄惓惓于群小衛莊姜之怨不獲於其  
君也孟子引之以為孔子之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大夫傷於讒而訴於天也齊宣王引之以嘉孟  
子之能察己之心也學者觀此可以悟讀詩之法  
矣夫子特許子貢子夏以下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蓋  
以非二子之穎悟文學不足以盡詩之情也是讀



詩之法也。若鄭箋朱傳徒著作詩之來由而不知本之於古人讀詩之法惜哉。

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是也。鄭箋朱傳皆以國風二雅三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諸家終不能改其說。愚竊謂國風雅頌是詩之體非義。如鄭箋朱傳之說則是詩只有三義而無六義。又只當以風雅頌賦比興為叙而不可言風賦比興雅頌。周禮大序皆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叙。則三經三緯之說最可疑焉。予故謂詩六義亦當不在作者之意而在讀者之所用如何。蓋風賦是一類比興是一

類雅頌是一類風賦在尋常之所用比興在臨時而寓意雅頌取於音聲。何以言之。觀左氏傳列國士大夫以詩贈答皆曰賦某詩或曰賦某詩第幾章如此則三百篇皆可以為賦。論語曰可以興則三百篇亦可以為興。周禮有國雅頌之稱而國風一詩或以為雅或為頌則三百篇亦可以為雅為頌。故一詩各具六義而六義通於三百篇之中。古人用詩之法豈不大且廣乎。而於風賦比興雅頌之叙其義又自分明矣。又按周禮大師以六義教王之子弟若鄭箋朱傳所謂則軋生小子皆



可能通其義奚待大師之教乎

詩有義刺蓋詩之作有有作者者有無作者者大抵當時不知誰人所作或作詩以諷人之淫或本無此事而託詞以見其情朝野流傳以相詠歌耳非專有意義某人刺某人也後之錄詩者或國史或採詩官撮其大意为某詩義某人某詩刺某人今之小序是也而朱子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以著其義然後之諸儒多言小序不可廢焉其說皆有明據愚又謂若廢小序而悉據經文則豈多有害于義者桑中詩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二章曰云

誰之思美孟姜矣二章曰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如朱子之所說則是一人而相期約於三人乎三人各有期約乎丘中有麻詩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又曰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山有扶蘇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曰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是一人而私三人乎二人各有期約乎若謂二人各有期約則此一首詩而出於二人之手也若謂一人而私二人則一幽僻地不可同留二人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雖淫奔者不可自發其奸其不相通也如此故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則國風諸篇類皆為



淫奔者之所自作而義刺之旨不明矣故曰事多  
有害於義者正爲此也

書 凡三條

六經莫古於書而散亡偽撰亦莫甚於書然堯舜  
禹湯文武之書尚多在學者當因其存而察其亡  
信其當信而疑其當疑則聖人之大經大法畧足  
觀焉而其散亡偽撰之甚亦不足以爲害也尚書  
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二十九篇出於秦博士伏  
勝之口授寫以漢世文字故名今文尚書古文五  
十八篇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竹簡書皆科

斗文字故號古文尚書遇巫蠱之禍而不行遂廢  
矣歷四百餘年東晉以來稍行於世至於隋開皇  
中始全故今今文古文並行然朱子吳臨川梅鷟  
之徒皆疑古文之非真其言鑿々乎有據凡古人  
作一篇文字又有起結若堯典其終只曰釐降二  
女於洧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此豈足結一篇之終  
乎且孟子引舜典而稱堯典則古二篇合而爲一  
篇明矣三苗之征恭誓之年數其理不得明暢者  
皆因過信古文也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唐虞三代之間其議論皆在於脩政知人之間而



未嘗有心性之論古文尚書多說心說性最非唐  
虞三代之口氣其害于道甚多矣

讀書者須先明夫子祖述堯舜之意而後始讀四代  
之書不然則又眩於無為自化荒唐之說而  
看聖人之書又有不滿之意故不能得其理孔安  
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  
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所謂  
大道者蓋言其廣大而非常道之所及也然而觀  
夫子特取唐虞二典而三皇三帝之書皆黜之則  
知其所謂大道者必是磅礴廣大不切於人倫不

近於日用無益於天下國家之治者也惟堯舜之  
道為能究人道之極而萬世不易中庸之至而夏  
商周之道亦皆準堯舜之法而一無為無為自化  
之說者藉令百世之後有聖人者出然幾能出於  
唐虞三代之上而老莊氏所謂無為自化之說皆  
繆妄不經不可為訓矣學者知此理而後正得夫  
子定書之意而於四代之書深知其造至極而不  
復可加焉

歐陽子曰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久矣  
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此遠也哉是故君子



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道林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要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又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々及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

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夏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夏後世不又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耶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歐陽子此論最有裨于世教雖閭閻諸君子猶有所不及者也凡為三皇五帝之論者皆出



於戰國讖緯雜家之說而非孔子之旨若歐陽子  
者可謂能得聖人之旨也予故表而出之

易 九二條

凡學孔子之道者當從孔子之言也欲學孔子之道  
而不從孔子之言者是叛孔子者也語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愚謂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可以無大過矣夫日  
中則昃月盈則虧故避盈滿而處退損易之教也  
昔者聖人深究陰陽消長之變而明著進退存亡  
之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終莫非發明此理

故可以無大過矣之一言實足以蔽之矣大凡區  
區象數卜筮之學皆非夫子之意也而程子從孔  
子而以義理解之朱子從文王周公而以卜筮為  
主愚謂易之為書也夫子以前固為卜筮之書然  
六經永為孔氏之書則易書固當以程子為是  
歐陽子趙南塘其深辨十翼非孔子之所作愚謂古  
之經書莫明於魯論亦莫正於魯論不此詩書義  
理難曉紛亂甚多故天下之書皆當以魯論為正  
為之折衷大傳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今以論



語證之非夫子之語彰々矣而後卜筮則害義從義則不又用卜筮故語孟二書未嘗言卜筮今繫辭說卦專為卜筮作之則歐陽子以為筮人之占書而非孔子之所作宜矣又以大傳何謂子曰者為講師之言皆非易家之所及歐公有易童子問趙著易說三卷歐說學者不可不讀

古者易學自有二家彖象及文言儒家之易也繫辭說卦筮家之易也儒家之易專明陰陽消長之變而無一涉于卜筮者也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是也彖本謂卦下之辭今取云彖曰者以釋卦下之

辭故彖通謂之彖象即晉韓宣子聘魯所觀今彖曰是也朱子從疏家一說以為彖象傳者非也二書之作皆在夫子之前彖以釋卦辭象以釋爻辭而彖不及卦下之辭者蓋存于彖也以此觀之則彖又在象之前可知矣繫辭本乎儒家之易而以卜筮為主歐陽子為筮師之作是也說卦專說卜筮皆筮家之易也程傳雖從繫辭實與彖象史皆合深知易者自識之矣

春秋凡二條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蓋魯史官因周公之舊法典



禮而著善惡之跡故謂之魯春秋晉韓宣子之所  
觀是也周道既衰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故孔子懼而作春秋蓋史官  
之筆雖襲用周公之舊法然不能無詭於聖人故  
夫子削其違于義者而筆其合于義者故曰其義  
立竊取之矣其取之云者我取之於彼之辭非夫  
子親為之褒貶也蓋當時世朴直簡無載籍之行  
于世善惡淑慝皆與時共沒無著乎後世故亂臣  
賊子肆其欲而莫之顧於是夫子就魯春秋筆削  
之以為百世不刊之典故亂臣賊子懼

知春秋者莫若孟子而左氏傳獨與孟子之意相合  
故讀春秋者當以孟子語為正而以左氏說參之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夏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蓋夫子以亂臣賊子接踵於當世莫之  
能禁而作之也是春秋之大義也其紀日月爵祿  
者固書法之所在然謂之春秋之大義則不可蓋  
聖人之脩經也在於禁亂弑賊子之故而使後觀  
其善惡之跡故左氏之著傳亦備載其夏之本末



而使人密覈其善惡之實此左氏之所以知聖人  
之意而與孟子之意相合也後人惟知解義理之  
為傳註而不知記事實之為傳註左氏之意荒矣  
所謂天子之事者指禮樂征伐言論詔曰天下有  
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是也而禮樂征伐非庶人之所敢議然  
以當時上無以明道者故孔子不得已而作之故  
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天子之事為託二  
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者尤非也

總論四經 九二條

六經之學當先得其大義苟得其大義則猶順流而  
下循途而行無甚難解者不比他書句櫛章梳逐  
一解說可通蓋人情盡乎詩政事盡乎書夏變盡  
乎易世變盡乎春秋不讀詩則不能以立教不讀  
書則不能以善政不讀易則無以識夏變不讀春  
秋則無以馭世變此其大義也六經之學其遠哉  
而夫子雅言獨在詩書者何哉夫人情無古今無  
華夷一也苟逆人情則行違人情則廢苟不逆人  
情則猶使人當夏而裘方冬而葛雖一旦從之然  
後又廢焉故立教施政者必不可不讀詩書也而



聖人之為政也本於人倫切於人情而無虛無恬  
澹之行無功利刑名之雜四代之書皆盡君臣之  
道究人倫之極而與夫黃老無為自化之說不啻  
霄壤故詩書二經志平易近情使人易從易行達  
乎万世而無弊者也故自詩書入者其意平而無  
說異邪僻之行若夫好邪說暴行高遠不可及之  
術者又不知自詩書入者也若佛老禪儒之說是  
也是夫子之所以雅言詩書而諄々然為之教誨  
也

讀六經與讀論孟其法自別論語孟子說義理者也

詩書易春秋不說義理而義理自有者也說義理  
者可學而知之也義理自有者須思而得之也可  
學而知之者顯而示之也須思而得之者含善不  
露者也四經猶天生之物不煩雕琢自然可觀焉  
語孟猶設權衡尺度以待天下之輕重長短也六  
經猶畫也語孟猶畫法也知畫法而後可以通畫理  
不知畫法而能曉畫理者未之有也六經猶直描  
畫天地萬物之態纖悉不遺語孟猶指點天地萬  
物之理而示之人故通語孟二書而後可以讀六  
經否則雖讀六經茫無津涯環々訓詁不足以究



明六經也。程子曰：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不治而自明矣。此言亦讀六經者所當先識也。

附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欲為孔孟之學者，不可以不讀孔孟之書。欲讀孔孟之書者，不可以不識孔孟之血脉。讀孔孟之書而不識孔孟之血脉者，猶舟之無柁、夜行之無燭、瞽者之失杖，而莫識其所嚮方也。其可乎？苟讀孔孟之書而識孔孟之血脉，天下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辯？試以異端之言雜諸聖人之書，以聖人之言置諸異端之書，其見之如視黑白之分，之如辨菽麥

隨手而取，入耳則知，不爽毫釐，不差杪忽。夫然後謂之能識孔孟之血脉也。將何以得能識孔孟之血脉而不惑乎？夫孔子之聖賢於堯舜遠甚，而自看生民以來，未有比其盛者矣。而孟子願學孔子，而得其宗者也。若使孔孟復生於今世，其所說所行不可過諸孟，二書則舍諸孟，二書而其何以能之？誠以論語一書其詞平正，其理深穩，增一字則有刺，減一字則不足。天下之言於是乎極矣。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寧字、宙第一書也。孟子之書亦羽翼論語，而其詞明白，其理純粹，非若禮記諸篇



出於秦人坑燔之餘而成於漢儒附會之手故次  
論語而其言無詭者其惟孟子乎學者苟取此二  
書沈潛反復優游厭食飲口之而不絕手之而不釋  
立則見其參於前立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承其馨  
歎如視其肺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然後  
得能識孔孟之血脉而不為衆言淆亂之所惑也  
大學一書本在戴記之中不詳撰人姓名蓋齊魯  
諸儒熟詩書二經而未知孔孟之血脉者所撰也  
其齊家傳以下言孝弟慈論絮矩之道者吾有取  
焉固能得詩書之意者也至乎其列八條目及其

所說學問之法則不能無疑大學曰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程子以此為古人為學次第然而愚謂孔孟  
言為學之條目者固多未聞以此八者相列若此  
其密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明夫子教人之條  
目在此四者而無他法也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  
憂勇者不懼明此三者天不之遠德而進學之叙  
無出於此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



忠恕終身可以行之而夫子之道莫過於此者也  
中庸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亦言為學次第如此何其簡而易從邪大學以  
為人之進道若登九層臺歷一階又歷一階而後  
進至于臺上邪夫道非他即人之道也以人脩人  
之道何遠之有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孟子曰道在遠而求諸遠皆言道之甚近也豈  
有如登九層臺乎宋人嘗譏韓子以其引大學不  
及於格物致知亦不深考耳孟子曰人有恒言皆  
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非但不及於格物致知纔止於家之本在身  
而不及於正誠意則又譏孟子以不知大學可  
乎故知八條之目非孔孟之意明矣大學曰修身  
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夫存心之道莫要於無所忿懣恐懼好  
樂憂患邪書曰以禮制心孟子曰居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大學  
乃不以此為要而徒欲無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  
何哉夫此四者心之用也凡人有斯形則有斯心



有斯心則不能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苟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則此四者即仁禮之著而天下之達  
道也何惡之有大學乃不此之識而徒欲無忿懣  
恐懼好樂憂患此即不識孔孟之血脉故也又曰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可  
謂害道尤大甚矣非惟不識孔孟之血脉蓋不信  
孔子而自欺又己之學號於世者也語曰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曰瓮牖忘食又曰顏淵死  
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以之為  
慟而誰為若以大學觀之則可謂孔子亦不克放

心也夫撰大學者本非踈漏而然亦非有意義相  
通其學本不見仁義之良而欲剛制其心蓋告子  
之流耳又曰正心二字又見於孟子然尚有當議  
之者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詖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所謂正人心者謂禁民之非心而  
俾之無邪說暴行之甚與大學之意自異矣若孟  
子之意正心二字當施之於民而不可施之於也  
故平生誦人或曰存心或曰養心而未嘗言正心  
其意可見矣已存心云者欲其不亡也養心云者  
欲其長也而大學以為人之制心當若造器物其



形方正端直一定不可變焉此豈誠心者乎哉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按明德之名屢見於三代之書然三代之書本記聖人之所行或以此美聖人之德或曰明德或曰峻德或曰昭德其意十也故雖數々見於典謨誓誥之間然非學者之所能當故至於孔孟每曰仁曰義曰禮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明德者矣作大學者不知其意在見詩書多有明德之言而漫述之耳豈非不識孔孟之意乎又曰為人君止於仁夫孔孟之學以仁為宗而凡學者莫不從事於此今大學獨屬之於人君而

無為學者道之者是亦與孔孟之言異矣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夫意一也論語說毋大言說誠一正一反又不可無是非而中庸曰誠身而不曰誠意則誠字當施之於身而不可施之於意明矣又曰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夫楚南蠻駘舌之俗中國之所不齒而陳良楚之產乃不學於其國而北學周公仲尼之道於中國今大學不引文武周公之訓而遠用楚人之言最不可解焉又曰生財有大道夫財者生民之所資以生者固不可不為之立禁設厲量入為出預講度支之方然均無



貧和無寡安無傾君子詎求生財之道乎况禮義  
信三者猶不謂之大道其於生財有大道何哉非  
孔氏之徒之言可知矣又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是亦以利之言之者也孟子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夫君子之行道也惟義  
是尚而不知利之為利也苟有以義為利之心焉  
則其卒也莫不捨義而取利也蓋戰國之間陷溺  
之久人皆悅利而自王公大人以至於庶人惟利  
之致聞故雖被服儒者每憂其術之不售又以利  
啗人耶謂生財有天道又曰以義為利蓋用此術

也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彰々然明矣夫凡愚所著  
十證者雖不悉繫乎血脉之合否然其一二命意  
措詞之差本皆因不識血脉然則今亦不得不為  
之辨世裏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孟子既言之今觀  
柱下書遠遊篇邪說之行固已尚矣况乎戰國之  
際去聖既遠經殘言闕世之學士大夫自以為至  
宝而不知實為邪說之所誤也今不全為尤社之  
俗者幸孔孟之遺教尚存故也漢儒擇之不精識  
之不徹貪多務得不知其害過之甚于此大學  
本在禮記則為一篇書而不詳出於誰人之手至



於朱考亭氏始分為經一章傳十章經以為夫子之言傳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出於其意之所好尚而非有所考證而言後學不知自辨直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傳之可謂害道之尤者也愚之至無似何敢望考亭德行之勤也學問之博也文章之富也其相懸絕不翅萬分之一其不可波及固不待言之矣然竊自思於識孔孟之血脉則不敢自讓焉於是竊不自揣漫述孔孟之血脉以附之兒曹竊恐孔孟之旨不大明于後世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憂道之君子其諒

諸

附論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

予頃私策問諸友曰世所傳諸子百家異端邪說皆聖遠經殘之所致實戰國以來有之上世無有然孟子嘗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而於文武周公之後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竊思孟子所謂邪說者又有所指若楊墨之徒是也而又作二字觀之則邪說之害非戰國以來有之實孔子以前既有之非啻孔子以前



既有之亦似乎堯舜以前實有之吾不知其如何  
說豈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漢世所尚黃老之術者  
本非戰國之間所爲撰焉而上世實有之歟抑上  
世所謂邪說者非後世諸子百家之類而別有所  
可斥名之者歟云云而及閱諸友所對多揣量模  
寫依傍名理而未有明據事實足以取信於後世  
者故又自代諸友爲之擬對焉究論堯舜以前實  
有邪說暴行且併及于孔子之聖於是爲最大而  
生民以來未嘗有之實曰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  
帝之書春秋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說者謂即上世帝王遺書也而漢孔安  
國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  
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可見  
孔子時三皇五帝之書尚在而三墳言大道五典  
言常道焉則天子皆當祖述之而特斷自唐虞以  
下三皇三帝之書皆在所黜焉者何哉夫聖人之  
道萬世通行之典也故其道謂之常道其書謂之  
經典言其當萬世通行也豈常道之外別有所謂  
大道者乎哉外常道而別有大道焉則可知大道  
云者使非萬世通行之典矣竊以謂彼所謂大道



者則又是虛無恬澹無為自化之說而非堯舜孔  
子之所取焉想虛無恬澹無為自化之說匪林下  
漆園叔倡其說蓋晉上世已有之世所傳黃帝內  
經者恐非迷亡國時書又屈子所述周靈王太子  
晉之詔及周廟金人銘孔父弔銘亦在々々且意  
相符焉則虛無恬澹無為自化之說自上世已有  
之彰々然明矣而漆園鄭圃之書屢々稱黃帝之  
名孟子時楚許行者為神農之言有與民並耕之  
說矣則知自上古世別有非堯舜之道而号神農黃  
帝之道相稱述於世者焉其為孔子之所黜宜矣

由是推之則知雖宓犧之學亦不得為全与堯舜  
之道相同大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家  
云乃實其有是人也凡廣成子卜隨務光之流蓋  
皆古隱君子有奇行者曠代相傳稱焉則未又無  
其人也孟子所謂堯舜孔子以前邪說暴行者是  
已蓋邪說者暴行之本暴行者邪說之發有則俱  
有非有二也大凡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  
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惟堯  
舜之君在位焉則天下一家道德一而風俗同君  
君臣臣父子子夫婦婦兄兄弟弟忠信和睦



之風隆詭行異論之徒熄蕩々平々無偏無黨家  
自齊國自治而天下自平矣虛無恬澹之說自無  
所興無爲自化之教自無所倡是爲中庸之至是  
爲王道之極聖人既沒世衰道微異端蠱起邪說  
並以敢肆私說無所顧諱以常道爲卑而不定爲  
以綱常爲近而不加勤家家異道人人殊說先王  
之道術於是瓦解瓜裂不復統一矣不識道者爲  
其所眩瞶蔽銅鑿以爲至言爲妙道匍匐而從之  
以爲遠勝於堯舜之道而非周孔之所及悲哉道  
二邪与正而已矣天下豈有大於常道者乎哉若

謂外常道而別有大道焉則其所謂大道者又是  
邪說也故人倫之外無道仁義之外無學人之所  
當務力者人倫而已矣人之所當竭力者仁義而  
已矣夫天運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代明四時錯行  
人不能爲力於其間在君惟當盡君之道在臣惟  
當盡臣之道在父惟當盡父之道在子惟當盡子  
之道人人盡己之道而天下平矣學雖闡大人之  
秘智雖洞象數之原然無益於人倫無裨於世道  
者聖人不取焉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



徧愛人急親賢也向所謂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者以其不可入于堯舜之道也譬諸珍羞異味人多貪饒至於五穀常膳則不知嗜焉然而舍五穀常膳則無可以食也大凡世之所崇信奉承致聚畫教而藉之乎時焉者皆珍羞異味之類而堯舜孔子之道則五穀常膳也人雖固不知尊之然亦不能一日舍此而不由焉大矣哉赫々皇天篤生孔子旁觀古今歷選群聖祖述其當祖述憲章其當憲章雖三皇三帝之書猶在所黜焉而獨

斷自唐虞以下祖述憲章之而後天下萬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明而無所迷惑邪說暴行猶烏葛之於嘉穀自不得与正道相混焉則孔子之德之學之大其為如何哉非若身坐堂上能辨堂下人之曲直之智則不能故孟子曰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嗚呼與天地同其大与日月同其昭超於三皇跨於五帝獨為天下萬世帝王臣民之師表者其惟孔子一人為然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猗與盛哉人以為邪



說暴行皆戰國以來有之上世無有不然唐虞以前邪說暴行者方堯舜氏起而退聽畏縮不敢出頭孔子以前邪說暴行者又及孔子出烟飛霧散不復存跡猶大陽中天鬼魅狐惑自伏匿而屏息故後世則以不復知上世自有邪說暴行者蓋為此故也唯黃老之說遺孽猶在至漢再熾瞿曇之學自外入寇浸爾洮梁至隋唐始盛迨宋大蹕鉅儒輩出雖為之痛排深辨不遺餘力然愈撲愈熾愈廢愈其所以卒不怠者為徒託之空言而無堯舜孔子之德也天道德盛則議論卑道德衰則

議論高議論愈高則離乎道德愈益遠矣故議論之高表世之極也而其最高者至禪而極故離乎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亦莫禪為甚儒者以為當以議論勝之過矣苟使吾道德盛焉則彼自退聽將服從之不暇若不是之務焉而徒欲以口舌與彼角衡猶赤手與人鬪相傷俱正可謂陋矣故孟子曰君子及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昔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謂春秋成而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明故亂臣賊子自知其無所逃罪



故懼焉。非謂讀春秋書而亂臣賊子乃懼是亦學  
春秋者所當識也。故過邪說之術脩吾道德為上  
策以倫理攻之為中策辦理之有無殺感為下策  
韓歐出中策程朱出下策其得上策者孔孟以後  
未之或聞也惜哉

語孟字義卷之下畢

右語孟字義二卷

古學先生伊藤君之所著也

先生平日著述迭旋修改未嘗停筆故門人傳錄之  
本條款或異文字不一今茲三月先生易簀景范  
恐其遺疑誤於後世速就定本手自校謄書諸文梓  
以貽同好凡四方之本皆當就此取正云

寶永二年乙酉冬至日門人林景范文進頓首拜書



寶曆二年乙酉冬十二月八日  
以同務司四女之本宮當院女御王云  
此其更與諸外親地並據我本宮自林間  
本御院友是文早不一今於二月  
先王平日御座並御前之本宮外  
本御院友是文早不一今於二月



